

國際網絡達人團解碼高原佳釀奧秘

西藏產葡萄酒僅6.5小時抵港 下月亮相香港國際美酒展

「尋極淨西藏 見中國新篇」2026國際網絡達人西藏采風行23日沿雅魯藏布江而下，來到山南市桑日縣的帕竹酒莊。在這片曾風沙肆虐的戈壁荒灘上，達人們登觀景台、採摘葡萄、品鑒佳釀，實地探訪這座擁有兩項世界紀錄的超海拔葡萄酒產區，解碼這片純淨雪域「逆境創造品質」的釀酒奧秘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樓軒閣、李吉欣 拉薩報道

清晨的雅魯藏布江河谷陽光澄澈，萬畝葡萄園沿江鋪展。達人們首站登上觀景台，俯瞰這條宛如綠色絲帶的葡園。講解員向大家解密了高原風土的四要素：近三千小時的充足日照、逾20℃的晝夜溫差、富鋁富硒的岩層土壤，以及純淨的雪山融水灌溉。

在「WRCA世界海拔最高威代爾種植基地」石碑前，達人們紛紛打卡合影。這座石碑標記着3,758.667米的最高海拔，讓來自西班牙的攝影師羅山慕連連按下快門。在採摘體驗區，來自烏克蘭的奧克薩娜提着籃子穿梭於藤蔓間，親手摘下一串串飽滿的果實，不時將鮮果送入嘴中，大讚「非常香甜」。

逆境創造品質 零農藥有機種植

他們品嘗的，正是帕竹酒莊自主選育的特色品種——「超高海拔A紅心葡萄」。這種葡萄果肉呈紅色，其花青素含量是平原產區的6至12倍，香氣濃郁，對高海拔環境有着極強的適應力。

「大家可以直接吃，不用洗！」帕竹酒莊莊主屈天文的話讓達人們頗為意外。這份自信，源於這片土地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。屈天文介紹，雅魯藏布江中游氣候乾燥加上強紫外線，讓產區的病蟲害極少，葡萄園完全不需要打農藥，是真正的有機種植。

他隨後分享了一個關於「堅韌」的故事：2011年酒莊種下第一批葡萄苗時，這些平原來的種苗因缺氧和強輻射，前三年生長極度遲緩，彷彿患上了「高原反應」。直到第四年，葡萄藤才終於適應。更神奇的是，惡劣的逆境激發了葡萄的自我保護機制，合成了大量的花青素、黃酮類與白藜蘆醇，檢測結果比平原地區高出好幾倍。「這就是我們說的『逆境創造品質』，也是這片高原風土賦予葡萄酒的獨特內涵。」

年產50萬瓶 育乾紅等10品種

隨後，採訪團參觀了文化展廳、釀造車間與地下酒窖。從低溫浸漬、控溫發酵到橡木桶陳釀，現代化的釀酒設備與西藏傳統文化元素在酒莊內巧妙融合。大家了解到，經過多年的規模化發展，酒莊目前種植面積已達10,600畝，年產量可達50萬瓶，並培育出乾紅、乾白及冰酒等十個品種。

採訪團一致稱讚：很甜，好喝！

現場氣氛在盲測品評環節達到了高潮。工作人員邀請達人們品評幾款不同的紅酒，評選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。有趣的是，來自烏克蘭的奧克薩娜和英國的田深給出了完全不同的排名，展現了不同文化背景對風味的多元偏好。不過，當被問及整體感受時，兩人卻異口同聲地稱讚：「很甜，很好喝！」這句簡單直接的評價，成了對高原葡萄酒最生動的國際背書。

如今，酒莊已斬獲吉尼斯世界紀錄「世界海拔最高葡萄園」與WRCA「世界海拔最高威代爾種植基地」雙認證。來自世界各地的達人們在舉杯交錯間，不僅記住了這份來自世界屋脊的獨特味道，也看見了這片古老土地在傳承與創新中迸發的新生機。

臨近行程結束，講解員向達人們分享了一個特別的消息：今年6月，滿載帕竹葡萄酒的航班從拉薩貢嘎機場起飛，僅用6.5小時便直抵香港，標誌着「藏品出藏」空中走廊的貫通。如今，這裏的葡萄酒已成功進入香港、澳門、馬來西亞等市場，更將在11月亮相香港國際美酒展。聽到這個消息，達人們紛紛表示，香港作為連接內地與國際的「超級聯繫人」，正成為西藏特色農產品走向世界的重要踏板。



●國際網絡達人們在帕竹酒莊的葡萄園內採摘和品嘗紅心葡萄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樓軒閣 攝



●來自丹麥的田深在莊園內細細觀察着藤上的葡萄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吉欣 攝



●烏克蘭博士奧克薩娜對莊園的葡萄酒連連稱讚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吉欣 攝

一塊寫着「桑登田」的木牌，見證西藏歷史巨變

記者手記

在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館，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一個特別的藏品。這是一張照片，一位老人，懷抱一塊木牌，目光堅定地望向前方。木牌上的藏文，意思是「桑登田」。這張名為《桑登分到了土地》的老照片，定格了一個普通人擁有自己土地的時刻，也留下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歷史見證。

1959年，攝影家藍志貴用鏡頭記錄下這一幕。照片中的桑登，曾是舊西藏的一名農奴。民主改革後，他分到了自己的土地，準備把寫有自己名字的木牌釘在田界上。對他而言，這塊樸素的木牌，意味着從此有了屬於自己的田地，也有了新的生活盼頭。

每個走進這裏的參觀者，都會被這個眼神打動。微博博主趙皓陽-Moonfans在微博分享了觀看這張照片的感受。他寫道：「桑登老人的眼神，是這幅影像的靈魂——那不是簡單的喜悅，而是一種經過巨大苦難淬煉後，如磐石般堅定的覺醒。他的目光略向上揚，越過鏡頭，彷彿第一次直視着那輪曾照在貴族身上、如今終於屬於自己的太陽。嘴角深刻的紋路裏，抵着過往所有的苦楚，也蓄着此刻欲要噴薄而出的、雷鳴般的沉默。這張照片讓所有宮廷珍寶、宗教法器都黯然失色，因為再繁複的工藝，雕琢的也只是器物；而這幅影像，雕刻的是歷史本身。它不展示權力如何裝飾自己，而展示權力如何被歸還給最卑微的人。讓我們這些觀眾穿越時間，與桑登老人一起，共同迎接那場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日出東方。」

在這張照片裏，是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交匯：桑登老人緊握木牌的雙手，青筋凸起，鐫刻着過去幾十年拖着枷鎖乞討的苦難時光；他臉上綻放的光芒，是1959年那個夏日，分到土地的「此時此刻」；而他眼中倒映的未來，則是一個民族告別「非人」歷史、邁向「人」的紀元的第一道曙光。

這樣的情感，也回響在歌謠之中：「東方出了個頂紅頂紅的太陽，太陽裏站着個頂高頂高的菩薩。他看見了這世界上最高的地方，有人在受着最深最深的苦。菩薩的手一指，菩薩兵就越過了千山萬水，來解救人們的大苦大難。每個菩薩兵的頭上，都頂着一顆五個角的紅星星。」

這首1950年西藏昌都地區的民謠，後來隨着解放軍和平解放西藏的腳步傳遍了整個雪域高原。藏族同胞們親切地把解放軍戰士稱作「金珠瑪米」「菩薩兵」——「金」是砸碎的意思，



「珠」是鎖鏈的意思，「瑪米」是勇士的意思，所以這個詞的完整含義就是「砸碎鎖鏈的勇士」。

從歌謠裏的深情呼喚，到桑登老人懷中的木牌，一個個具體的故事，記錄着雪域高原上普通人的命運變遷，也留存着人們迎來新生活時最樸素的情感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凱雷 西藏報道

●《桑登分到了土地》吸引了香港文匯報記者的目光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凱雷 攝

唐卡重彩融合現代元素 開啟藏文化全新視角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劉暢 拉薩報道）在很多人的印象裏，西藏藝術自帶厚重古老的底色。22日下午，國際網絡達人們來到拉薩河畔的介觀藝術中心，這座2023年開放的拉薩首家民營藝術



●國際網絡達人們到介觀藝術中心參觀。 香港文匯報西藏傳真

館，以傳統與現代碰撞的藝術實踐，打開了解西藏文化的全新視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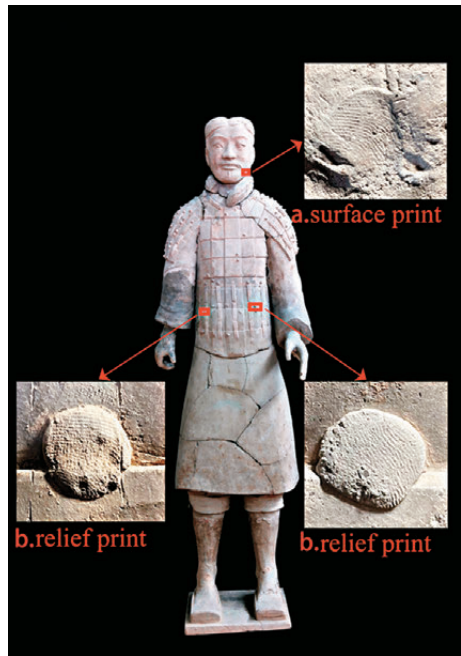
以光影與創意詮釋藏式文化

步入中庭，光影成了最抓人的「展品」。拉薩素有「陽光城」之稱，建築特意打造1.5米厚的牆體，設置77扇造型各不相同的窗戶。夕陽西垂，陽光穿過不同進深的窗洞，在牆面形成流動變幻的光影。中庭廊柱懸掛的藏族傳統犛牛鈴，被創意改造為舞台燈光。工作人員介紹，該設計致敬西藏「二牛抬轡」農耕文化，退台、鐵轡等藏式建築元素，經過解構重組融入整個空間。

順着通道步入展廳，一系列創意展品接續映入眼簾。樓梯間的一幅壁畫格外吸睛，作品保留藏式傳統背光構圖，把企鵝、湯姆貓等卡通形象融

入畫面，讓現代波普風格與藏族繪畫範式碰撞融合。「太酷了！」一位來自英國的博士邊拍邊感慨，這和他以往印象裏的西藏藝術很不一樣。展廳內，核心藏品《丹青西藏》長卷以西藏礦物顏料繪製，融合唐卡構圖與工筆技法，探索「布面重彩」這一新繪畫形式。另一側的文化牆上，12個詞語用51種文字書寫，以「愛」為核心，傳遞包容開放的文化態度。

據介觀當代藝術博物館副館長巴扎·羅布介紹，中心長期為本土青年藝術家搭建展示平台。在這裏，唐卡、藏毯保留了傳統的製作工藝；同時，創作者也提取藏族文化元素，與現代繪畫、空間裝置結合起來做新的嘗試。傳統與現代在此共存，讓大家看到，西藏既有深厚的傳統文化，也有本土青年鮮活的當代藝術探索。



●秦始皇兵馬俑一號坑T23探方G11-10號陶俑上遺留的不同指紋類型。 香港文匯報西安傳真

秦俑指紋新證：女性與未成年人或參與製俑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）指紋是人類手指末端皮膚上的凹凸紋路，由於指紋重複率極小，故其也被稱為「人體身份證」。近日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與山東大學考古學院合作，在國際文化遺產研究期刊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（文化遺產雜誌）上發表了關於秦兵馬俑製作者年齡與性別構成的最新研究成果。研究人員通過遺留在秦俑上的指紋印痕，首次以量化的生物學證據表明，秦俑生產是以成年男性為主，女性與未成年人亦可能也參與了俑體製作、搬運或組裝等工序。

早前研究業已表明，秦俑製作匯聚了大量的工匠。在製作秦俑的過程中，工匠們的手指直接按壓於還未晾乾的陶胎，無意間在頭部、鎧甲、手臂等部位留下了指紋印痕。這些指紋歷經兩千多年，一直留存至今，不僅成為古人與今人「隔空對話」的載體，也是反演製作者生物特徵最直接的材料。

從23件陶俑提取79枚指紋樣本

史書文獻記載，秦朝建立後，秦始皇採取了一系列發

展經濟的措施，鼓勵發展農業生產，鼓勵手工業者，秦朝的手工業也因此較為發達。多年來，關於秦兵馬俑製作者的年齡和性別，一直是秦代手工業研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。而基於傳統認知，一個長期流行的假設是：秦俑的大規模標準化生產，是由成年男性工匠承擔的。

據悉，秦兵馬俑發掘50年來，考古工作者先後在俑身上發現了「宮」「大匠」和「咸陽」等陶文。經過深入研究，業界認為，這些陶文所表達的信息，可能更多指的是製作陶俑的作坊。雖然這些陶文明確了俑坑生產的多作坊、標準化模式，但對作坊內部勞動力的年齡與性別構成，學界始終缺乏來自陶俑本體的直接生物學證據。

此次，聯合研究團隊引入近年來新提出的貝葉斯混合模型方法，對秦始皇帝陵兵馬俑一號坑T23探方出土陶俑上保存的古代指紋，進行了群體層面的年齡與性別推測。研究人員從23件陶俑上提取了指紋印痕，通過超景深三維攝影測量，共獲得91枚候選指紋。其後，研究人員將同一俑上判為同一人重複捺印的指紋予以剔除，最

終獲得79枚獨立指紋樣本。

「兵馬俑由男性製作」假設被推翻

在對79枚指紋進行系統研究後得出的結果，也徹底顛覆了長期流行的「男性製作兵馬俑」假設。研究發現，群體層面，成年男性、女性和未成年人均可能都參與了秦俑的製作。其中成年男性指紋約佔45.0%，成年女性指紋約佔32.7%，15歲以下未成年人指紋約佔22.3%。這一結果首次以量化的生物學證據表明，秦俑生產是以成年男性為主，但可能並非由成年男性單獨完成，女性與未成年人也可能參與了俑體製作、搬運或組裝等工序。

雖然指紋研究成果與文獻和多項考古成果相互印證，但研究團隊在公布的成果中也特別指出，此次研究所得比例為群體層面的統計估計，而非對單枚指紋所屬個體的身份指認。貝葉斯模型輸出的是後驗概率分布，因此也不能把「32.72%的成年女性指紋」直接理解為「32.72%的女性工匠」。